

陳澄之著：慈禧西幸記之一

山雨欲來風滿樓

上海百新書店發行

陳澄之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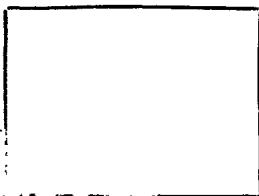
山雨欲來風滿樓

丁曉先題



慈禧西幸記之一

# 山雨欲來風滿樓



不准翻印

有著作權

著作人

陳

澄

之

發行者

百新書店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徐稚鶴

發行所

上海河南中路一七九號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

分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

香港支店 皇后大道中

華南特約

國光新記書局

廣州漢民北路七十六號

分售處

國內外各大書局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一月二版

慈禧西幸記之一

# 山雨欲來風滿樓

一	光緒廿六年八月初一日……………	一
二	榮祿的來信……………	五
三	「羨氣干霄」……………	九
四	各安本業以靖地方……………	一五
五	直督裕祿在天津……………	一九
六	朝冠・補服・紅裙……………	二三
七	杉山之死……………	二九
八	創千古未有奇聞……………	三三
九	五月二十三日……………	三八
一〇	悲劇的掀起……………	四一
一一	閏八月的不祥……………	四七
一二	假造的外交團照會……………	五二
一三	勝利的希望……………	五七
一四	黑暗中的北京……………	六一
一五	貴山和尚……………	六七
一六	清末一佳人……………	七四
一七	私情私恨……………	七九
一八	聶七成之死……………	九一
一九	吳縣洪………	九八
二〇	北京的另一女皇……………	一〇四
二一	沐猴而冠……………	一〇八
二二	白玉柩……………	一一四
二三	掙扎在毀滅裏的生之追求……………	一二〇
二四	光緒皇帝三秩萬壽的前夕……………	一二六
二五	昨夜歡笑今宵悲切……………	一三三
二六	國事如麻人事如煙……………	一三九
二七	陰鬱中的病態……………	一四四
二八	這是什麼世界……………	一四九
二九	皇帝的小偷兒……………	一五四
三〇	蘭兒之幸……………	一五九
三一	莠言亂政之罪……………	一六五
三二	兩位忠良大臣之死……………	一七〇

## 一 光緒廿六年八月初一日

初秋時分是中國西北的雨季，關中一帶全憑仗着這季節裏雨量的多寡，來斷定農收的豐歉與民生的安否。但雨量太多，傷棉；太少，二麥無望。事實上亞洲內陸如中國西北陝甘一帶，每年那裏能有恰到好處的雨量呢？結果「十年一小旱，五十年一大旱」，成了西北各地靠天吃飯的人們心目中牢不可破的定例。我們祇要稍微回憶一下，過去短短四五十年間，陝甘二省大小旱荒，又已經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過了。

真的，也祇不過是四五十年前的一個秋天。氣節已經過了處暑，而氣候還是那麼悶熱。糧價一天天地往上漲，這一年的旱象早已形成了。從小滿以來的四個多月，始終沒有下過一滴雨；可是決沒有料到亢旱的程度這麼嚴重，因此關中各地無不人心惶惶。省城四郊不斷地發生盜案，甚至於鬧得西安城裏居然有白晝行劫的，這還了得？官廳一面加緊城防，一面調派兵勇分駐四城，檢查出入城門的宵小閒雜人等。這麼一來，地方上並不見得因此安逸，反而苦了人民，無形中爲老弱殘兵多關了好些勒索敲詐強取霸奪的門徑，我們不必過分地往壞處想，至少那班派駐在四城的兵勇每天的鴉片烟資，諒來終可以敲自出入城門的商賈行人。

這天是前清光緒二十六年（西元一九〇〇）年陰曆八月初一日。天色剛亮，四城洞開。這時候來往行人極少，東門值班的一兩名兵勇，抱着破爛的洋槍倚在城門洞裏，拖着兩行鼻涕正在打盹，還接二連三地打呵欠，打寒噤。一陣輕捷的脚步，走過他們的面前。他這才懶洋洋地把眼睛亂揉了一陣，睜得圓圓的，看到有兩個挑担子的鄉下人，已經進了城走下去一兩丈遠了。

「唉」，一個瘦黑得像木乃伊，天生就了滿面孔橫肉的兵勇，看見那兩個已經闖進城去的鄉下

人，這樣一聲喊住了他們。那兩個鄉下人聽到他的一聲「唉」，便趕緊歇下了担子，回轉身來呆望着。他一面拉長了脖子，咳吐出一口濃痰；一面向他們擺了擺手，喊着「回轉來！」

「老總，你開恩，」那挑了一担蘿蔔的老者，回到「木乃伊」的面前，堆下一臉孔不尷不尬的笑容道，「今早進來沒有挑什麼好吃的，所以沒敢驚動老總，便一直挑過去了，老總包涵。」

「木乃伊」的紅邊火眼翻了翻，又揉了揉，把另一個年青的鄉下人打量一陣，這才對他的夥伴扭一扭嘴說：「標爺，你看那小子木桶裏密的是什麼？」

「好，好小子，一担鯉魚！」標爺隨手從桶裏提起一尾活躍活跳的大鯉魚，在手裏三躍四跳地便又跳滑到桶裏去了。他也不再伸手去捉，却陰陽怪氣地說，「這一担足有五六十尾，真是好利錢——好吧，咱們也不想白吃你的，賣給咱們兩條，要大一點兒的！」

「根娃，你就送老總們一尾，」老者勸那年青的鄉下人，「我們趕路要緊，別在這裏耽誤了事。」

「不行！」根娃撇着嘴。

「不行？」這一下可把「木乃伊」逗火了，舉起右手惡狠狠地像煞是要打人，其實祇是舉起手來抹乾淨了自己臉上的兩行鼻涕，「這小子準是革命黨化裝的——查！」

「查！查就查，」根娃的肝火也不小，當即擺開了八字步，站立得穩穩的，雙手緊叉着腰，「反正我沒有犯法，怕什？」

「標爺你錯了，」鬼計多端的「木乃伊」真促狹，倚在城磚上癡笑着道，「何必搜查那小子的身上，你活了這麼大，就沒有聽過『魚藏劍』麼？他的祕密一定藏在魚肚子裏！把這兩桶魚的肚皮，一條一條的剖開來查！」

「祇要有種，你剖，你剖，你膽敢一尾尾地剖開……你剖，你剖……」根娃的臉都氣黃了。

「呢，小子，你倒反而比咱橫？」「木乃伊」的火眼轉了轉，「咱倒要看看你的橫勁兒！」

子，看誰拚得過誰吧。今天咱是辦你辦定了，且問你這兩桶鯉魚那裏來的？」

「怎麼，這魚是那裏來的麼？渭河裏捕來的！」根娃怒吼了起來。

「好，渭河是誰家的？」

「難道不成是你府上的？」

「嗨，你別俏皮，——雖不是咱家的，却是皇帝家的吧？小子，沒有說的了，朝廷養兵千日，用在一時，現在正是皇上用着咱的時候了。這桶鯉魚既是皇帝家渭河裏的鯉魚，咱們爲皇上捉賊，小子，你說，我看你還有什麼可說的？這魚是賊贓，你小子是賊，是國賊！……」

「根娃，根娃！」那鄉下老者急了，「你又闖禍了，昨天你爹怎麼關照你的！」

「我不怕，老爹，你先走，」根娃始終硬到底，就沒有把「木乃伊」們放在眼裏。「你去告訴方太爺，就說我的一担鯉魚和我本人都被城門口兵勇們扣住了。」

「木乃伊」一聽到「方太爺」三個字，混身冷了半截，連打了兩個寒噤，呵欠却早已跑掉了。他這時似乎清醒了不少，來往的人也多了起來，剛好一輛賣蒸饅的車子由他身邊推過，他隨手拿了一只薄精打采地吃着。

「咱就想到了，已經旱了這麼長久，老百姓連包谷都沒得吃的，誰還吃得起鯉魚？就知道是有緣故的。」標爺說到這裏，溫和地插問了這麼一句：「那個方太爺？」

「就是端大人公館裏的廚師，方大鼻子。」老者的聲調比先前響亮得多，這也許是剛升起來的陽光，增加了他的精神。

「走吧，快點走吧！」標爺拍了拍根娃的肩膀，笑迷迷地：「我說你老哥一清早那來這麼大的火氣，原來……哈……哈……開開頑笑的呀，你倒當了真，走吧，時候不早啦。」

就在這個當兒，東大街上湧來了一大羣奇裝異服的男女，簇擁着一乘八人大轎。穿過了東門，直

往東關外奔馳而去，沿街商號、店家無不設案，點燭，焚香，一路上的行人莫不就地膜拜。

「郭娘娘保佑！」那鄉下老者把一担蘿蔔放在一家小店門口，趕緊跪在地上，對那去遠了的八人大轎拜迎拜送，口中念念有詞；直到那一羣人消失了，街頭恢復了常態，他老人家還一直跪在那裏，不敢抬頭，那條灰白了的細辮子由腦後溜垂在地上。

郭娘娘，就是義和團晉陝頭目郭敦源的七姨太太。這位姨太太是郭頭目半年前稅駕咸陽由當地義和團恭獻的。郭敦源便派這位新歡在關中各地設教收徒。當時護理陝西巡撫布政使端方端大人也得讓三分，這就無怪乎西北人民對她長之敬之，視同神明，供奉無微不至，呈獻惟恐不週了。可是這一响京裏傳來的消息不妙，甚至於說是洋兵攻打下了北京，皇太后皇上已經化裝逃到了保定。更有膽大一點的人民傳說，聖旨已下：朝廷決心杜絕義和團的邪惡，並且要淨除亂民們根株，所以各地官長不久便要敲拿首要，解除脅從。

郭爺的七姨太太看到風頭不對，她既是女流，又况無知，一時沒了主意，祇有一走了事。這天星夜裏，她由咸陽啓程，晨初道經西安，直奔山西介休她的丈夫的東穴義安村。沿途自有鄉愚義衆熱忱供應，這不用操心的。地方官員一則脅於義民勢衆；再則當時正式旨諭尚未傳遞到省，樂得籲預委蛇，置之不問。

當時西安城裏轟亂了一個上午，滿街滿巷人頭攢動，無非是爭看郭娘娘的慈顏。怎奈她心中有事，未便停留，實際上雖未擾民，却已騷動了全城。

根娃挑着那一担鯉魚進了城之後，在人堆裏擠來擠去，要想走快一步都不可能，有時還要停息下來，等街頭人衆鬆散些兒再往前走。他這一担鯉魚挑送到西大街端大人府的后門口，已經是響過砲一箇子午了。



## 二 榮祿的來信

端方病了，已經臥病了兩三個月。過了五月端午直到目前，他還沒有下過簽押房，許多重要的公事都是在公館裏簽署的。端大人害的究竟是什麼病？外人知道的很少，而他的親信却又諱而不言，似乎他的病是一種不平凡的病。

在他得病的前夕，連夜趕辦了一樁像煞無關輕重的姦殺案件，主犯是郭敦源七姨太的乾兒子，他在西安南郊何家堡上霸佔了王姓農家的一個童養媳。日久了，引起了全村的公憤。某夜，大家一齊心便把郭娘的乾兒子活捉了綁送到長安縣。縣太爺沒了主意，一則怕動了衆怒，再則深知義和團不是好惹的。這案子終於推到了護理陝西巡撫布政使衙門裏來。端大人胸有成竹，深知皇太后正要借重義和團來扶清滅洋。便不問青紅皂白，就隨隨便便地把主犯釋放了。在主犯被釋放的當天夜裏，何家堡王家的那童養媳被義和團衆砍死了。

這麼一鬧，轟動了全城，布政使衙門口擠滿了人，當時端大人正在簽押房裏，命令黃伯誠黃師爺寫一封信去天津，向一位候補道追討積欠兩三年的一筆借款。

「你在信裏告訴他，那筆款項的數目固然不大，但累年積月的利息合計起來，也就着實可觀了。告訴他：把這筆手續早清了，我才肯替他寫封介紹信給禮部尙書啓大人。」端方吩咐完了，才要站起來，黃伯誠趕緊把案上一隻大信封呈遞了過來。

「這是內閣學士那大人的一封私函。」黃伯誠接着說，「昨天寄到的京報上，那大人新近榮兼了禮部侍郎。」

「那柄的運氣不錯，祇是一直在京裏呆着，太清苦了。」端方把信封瞥了一眼，並沒有抽出信來

看，便仍舊往案上一擄，「他信裏說什麼？」

「他說，他說，……他說局勢很不好……」

「怎麼不好？快說呀！」

「他說，他說……那大人說，……同情義和團的人都被抓了起來！……京城裏一日數驚，北方各地亂民四起。……那大人的字裏行間，似乎說朝廷始終還沒有拿定主意！……」黃伯誠這時聽到遠處人聲鼎沸。這鼎沸的人聲約摸就在衙門口的廣場上，他凝了凝神。然後低低道：「端大人一聲道：一午翁，那大人打算把家眷往上海送；並說，苟臨時萬不得已的話，也許他要讓家眷逃難到陝西來。他說，到那時候要請你老多加照拂。」

「噢，——局勢竟會一下子變到這個地步？」端午橋是多麼機警的一個脚色，他先爲這消息一驚，但臉上毫無驚異之色；終於沉靜冷淡得若無其事。微嗽了一下，望了他這年老的親信一眼，道：「我早就料到義和團是成不了大事的。伯誠，你想，以邪服正，豈能經常？興清則可，何必滅洋？清之興與不興，與夫洋之滅與不滅，根本是兩不相干的事。當今之世，果「興清」與「滅洋」相提並論，乃大不智也。天下之不智即邪，况大不智乎？伯誠，你覺得這見解如何？」

「尊見極是。午翁，你我的想法都如此！」黃老先生往地上吐了一口痰，掀起門帘向外面張了一張。「即使把洋人滅了，滅得一乾二淨，而我皇朝大清未必就會復興起來。事實上，今日清之不興，其病源不在人，而在我。今日朝中那裏還有明眼智者呵，即使有些，這些人又那裏能抬得起頭來！」

「伯誠，」端午橋肅然地又往大圈椅上一坐，用手撫摸着自己的下顎，忽然微笑了起來。「話雖如此說法，可是你我還得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朝廷說義和團好，你我祇得跟着喊好；上面翻了眼，咱們才得跟着順風倒！……你聽外面人聲越來越大了，是怎麼回事？你去問個究竟，我要進去了。等一下，伯誠，你也到後面來。剛才接到盛宣懷由上海派人送來的杭州雨前，等你閑了，我們一起露

嚙。往在這西北，別的倒也罷了，就是沒有好茶喝；連北京的香片，此地都拿不出上好的。」

端午橋說着便踱出了簽押房。後來的兩三個月裏他就沒有再到簽押房裏來過一次。從這天夜裏他就宣佈病了。也是從這一天起，爲了他釋放了義和團郭娘娘的乾兒子，人心不服，士紳恚恨，大家義忿之至，集聚在布政使署大門外的廣場上，足足地喧鬧了三天三夜。端大人原要調派一些兵勇到場驅散了事的，可是被葛伯誠的一句話嚇得他躲在公館裏不敢出門一步。據黃師爺說集聚在衙門口的並不是真正老百姓，而大多是革命黨喬裝的。端方在光宣年間，原是清廷極其倚重的幹臣，他是滿洲正白旗人中官渾最爲亨通的一個。此人天不怕地不怕，敢做敢爲，但一提到革命黨人，他便毛骨悚然了。幸而他自任陝西按察使以來，跟地方士紳相處得非常之好，並結識了賀瑞麟。

賀瑞麟是陝西人人敬佩的學者。他一得到消息，便由三原趕來。在布政使署大門口，他對大家曉諭了幾句，沒一會兒工夫，人們便各自散走了。一陣清風吹散了滿天的雲霧。

端大人在納悶，忽然聽到賀瑞麟來了，他便接了出去。他在二門上遇到了。

「賀娃」，端午橋一見到賀瑞麟便開起玩笑來，「我正想你得緊哩？」

「你想的不是我吧，陶齋（端方一字陶齋）兄，」賀貢生一面往公館裏闖，一面瞞了端大人一眼笑道：「可惜此番來得匆忙了，倒如路過貴相知門前，却未見到她，閣下想的是她嗎？」

「不，不，不！」端方很正經地表白道：「復齋，你不相信，可以把伯誠找來問，我這一向天天在他面前提到你。」

「也許，也許是眞想我，」賀瑞麟俏皮地說：「這兩天四鄉八鎮都知道我們的端大人病了。兄弟特地趕來探疾的，又聽說閣下在病中，每天還是要吃兩尾大鯉魚，我就不知老兄，究竟害的是什麼病了？」這一陣話說得端方滿臉通紅。

「別瞎扯談，我們商量正經的。」端方在甬道上說着，把賀瑞麟引進了上房，在間小客座裏坐

下，自己便又趕回到內室去了。這時黃伯誠從外面進來會賀瑞麟。

「復翁，你真是敝上的一帖藥，你來了，他的病就馬上好了。」

「假使這時候衙門口還是鬧嚷嚷的，哈哈，他的病恐怕還得害下去。哎呀，你們這位大人呀，碰到一點小麻煩便裝病，將來官再做大一點兒，我看他要一年病到頭了。」這時端方挾了一束文書走了進來，賀瑞麟接着說道：「陶齋兄，正經的，我有一點要奉勸，今後你裝病也吧，不裝病也吧，多少總得像一回事，不要讓外面大家都知道，你這新任布政使，還是跟從前一樣，喜歡鬧玄虛——孰能無過？官更難免，但既知過，下不爲例，則人家還可原諒。你這人算得是敢作敢爲的了，但有一小毛病，就是有的時候遇事竟不敢當，甚至於縮起頭來裝病，這又何苦？你手裏拿來的什麼？」

「唉，無非是麻煩。這一次義和團的亂子鬧大了。北方已經亂得不成話說，外國人被殺了不少，馬上又要打起來，說不定現在已經開火了。這是榮中堂秘密派人送來的一封信，你先看了，我們再商量。」端方說着把榮祿的來信，抽展了開來遞給他的好友，其中有幾句是：

……本年五月團教紛爭，外釁已開。而兵凶戰危，宜爲不虞之備。荷洋兵再薄京師，兩宮勢必他幸。長安古帝王州，山川四塞，雄據上游，宜事先審度形勢，於西安省城酌備駐蹕之所，所經地方，預爲籌備，以待萬一……

賀瑞麟看完了信，一聲也不響，祇是端起茶盅，左一口右一口地喝個不休。

「老兄你說這事怎辦？」端方在半晌的沉寂中，吐說了這麼一句。

「這決不是馬上可以拿出辦法來的。」賀瑞麟笑了笑道：「你目下既在病中，現在還是請你繼續病下去。」

「嘿，你這人老是一天到晚嘻嘻哈哈的。」端方急了。

「陶齋，這不是跟你說笑話。爲了辦這類事，一則要迅捷秘密；再則怕民間聞風蠢動；三則這一

着的成敗，關係你將來的前程，宜乎聚精會神，專心一志。所以你既稱病，乘此繼續稱病。外面的日常公事全部交由伯誠代行，你可以謝絕一切賓客，在大家莫測虛實中，可以布置一切，安頓一切。等到兩官真的啓蹕來陝，你已把一切布置就緒，義和團雖然有潛伏在陝西境內，待機思動的，可是你已暗中有所備，還怕什麼？」

「這話是對的，可是你從今日起就不能再回三原去了。你要幫我的忙幫到底！」

「我蒙館裏的一羣學生怎麼辦？況且轉眼就是中秋節，我正急等收了這一節的束修，要我的婆娘到南山去販一批木炭，到西安來出賣哩。」

「老兄，娃娃們曠幾天的學事大，還是聖駕的安危事大？」端方頓了一頓，轉過身來對黃伯誠說：「你明天一早就派人到三原，把賀大嫂和他們的千金接到西安來，找一處院落住下。」

### 三 「義氣干霄」

賀瑞麟的妻女被接到西安來時，因為當時兵馬調動頻繁，在路上就擱了五六天，直到八月十一日酉刻才到達西安西關外的三橋鎮。這消息傳到衙門裏，黃伯誠一面吩咐轎房上派了端夫人的轎子和一乘小官轎去接，一面又覺得沒有銜牌，一路上冷冷清清的，似乎對賀先生的面子上不好看，便又忙着命令出動布政使的全付儀仗和銜牌一起去接。可是銜牌都是端大人的，又怕賀氏母女臨時礙於體制，不肯上轎。就趕緊裁了幾張紅紙，上面寫了「皇清貢生賀夫人」；「三原才子賀夫人」；……想了半天，賀先生平生沒有做過官，實實在在苦無官銜可用，便又胡亂地寫了「福全德備」；「懿儀可風」；……一類的鬼話，糊黏在端大人的銜牌上。等到把轎夫儀仗皂隸兵役打發走了，黃伯誠這才踱進後衙，在東花園裏抄到了端午橋和賀瑞麟。

「嫂夫人和小姐已經過了三橋，適才我打發了轎子和儀仗去接，約摸亥初可到。」黃伯誠侍立在端方的身側，很宛轉地說：「公館裏的一切都預備舒齊了。」

「在甚麼地方？」端方隨便地問了一句：「距離此地有多遠？」

「很近，很近，就是錦（端方的弟弟）兄當年住的，小車家巷的一座四合院落。」

「伯誠兄，你謝照他們，拙夫婦的睡坑上無需乎被褥，但鋪茭草席一張，就足夠舒服的了。」賀瑞麟說着，對黃伯誠打了一躬。

「草席被褥俱備，悉聽尊便。」黃伯誠拿起旱烟袋來連呼了兩口，「復翁，還需要什麼吧？但請示下。」

「呵，呵，你們大客氣了。這次來西安，日子過得太舒服，一旦歸去，恐怕再吃不得辛苦，我正在發愁哩。」賀瑞麟撫弄着自己身上簇新的袍褂，仰望着初升的皓月。「哦，伯誠兄，如果方便的話，請你叫人替我買下半担馬糞。」

正在呷着一口香茗的端大人笑了起來，兩眼望着瑞麟，似乎等着他說出要買馬糞的緣故。

「曉得了，復翁這還要買麼？馬廐裏有的是。」黃伯誠轉過臉，對端大人解說道：「這是本地人的習慣，坑上不墊褥子沒有關係，但草席下不鋪上厚厚的一層馬糞，他們非但睡不着覺，反而會因此得病的。西北的地氣重，我也學着鋪用過，倒是舒服，可惜太臭了。」

「不忙，不忙，」端方手捧着茶盅道：「嫂夫人來了，先在我這裏盤桓個十天八日的。等過了中秋節，再喬遷到小車家巷去；沒有辦舒齊的服飾用具，儘管慢慢地辦起來，來得及的！」

亥正三刻，賀太太和賀小姐的轎子到了布政使署的大堂上，這時滿衙上下燈燭輝煌，後衙傳出話來，抬進後花廳下轎。

賀太太是鄉下人，還是二十幾年前，爲了挑購嫁奩刺綉用的針錢之類，來過一趟西安，就從沒有

見過這大的勢派，一路上早已嚇傻了。現在膝下祇有一女，豈但長得眉清目秀，極其標緻，而且從小讀書，能詩能文，祇是對女紅上欠下工夫，然而却不是拿不起針黹。這時轎帘子早掀起來了，賀太太輕癱在轎子裏，直到她的姑娘走過來攙扶時，她才從轎裏跳了出來，四下張望了一陣，不見自己的丈夫，但見一大堆雍容華貴的堂客，排立在階上笑着她們。左右兩邊有人高提着四隻宮燈。

「柳雲」，賀太太低聲地喚着自己女兒的名字。「這是那達（『那達』是陝省方言的『那裏』）？」

「賀太太，我們在此候駕多時了，」階上婦人羣裏，站在當中的一位貴婦，旗裝打扮，向前移了寸步，滿面春風的說，「一路上辛苦啦！」

賀柳雲打量着這一定是端夫人，就地拜了下去。賀太太看見自己女兒拜倒地上，也就跟着跪了下去。頭上頂的一塊玄色烏紗霍地溜在地上。端夫人忙走上去扶賀太太，賀柳雲早被另一位年輕漢裝的女子扶立了起來，賀太太還在地上檢拾烏紗，且悻悻不已地說：「這頭烏紗是新買的哩。」

在衆人的簇擁下，賀氏母女被送進使署的後西院。看茶進烟，一陣寒暄之後，端夫人領了衆人告退時，緊拉着賀太太的手說道：

「姊姊，休息一下。接風的酒席在我住的院子裏擺下了。我們雖是初次會面，但賀老爺跟我們大人却是多年的至交，今夜我們要喝個暢快。預備的是滿席，不知姊姊可吃得慣？不過這倒是賀老爺的主意哩，他喜歡吃我們的滿洲飯菜。」

「這殺坯，他竟出些壞主意捉弄老娘！」賀太太的這幾聲罵，端夫人裝着沒有聽見的退了回去。賀柳雲一直送到院門口才回了進來，祇聽見她母親提高了嗓子喊道：「來了這半天，怎麼還沒見着你那死鬼老子的面？」

「媽，這是什麼地方？你也該收束點兒，爸爸大概在陪端大人說話，抽不出空來。」

「這深更半夜的還搗什麼鬼！」賀太太一肚子的別扭，沒處發洩；祇是覺得滿屋子的陳設倒有許

多是見所未見的。「孩子，怎麼這人家在這堂屋裏放上三四隻漏盆，難道就在這撒漏？要是闖來個把下人，多難爲情，……」

「我早就勸過你老人家，到了西安，對一切的一切，多看少開口；多聽少動手！」柳雲放低了聲音道：「不是漏盆，這是富貴人家吐痰用的痰盂。」

賀太太走進內室一看，佈置得更華麗非凡。一眼射到坑上，整整齊齊地放着兩大疊婦人的服飾，單夾皮棉，無不齊全；珠寶金珀，各飾皆有。

「這是端府上替我們預備的。」柳雲臉上顯了踟躕之色，埋怨着她母親道：「動身的時候，我說，買點切實的土儀；你說買兩瓶半天香（三原土釀酒，先夜用水製成的黃酒，次晨酷賣，放到午飯時份便酸得不能再飲，所以叫做『半天香』酒）就夠了，誰料路上就誤了這多天，恐怕『半天香』早變成『撲鼻臭』了！……」

「管他呢，難道我這大年紀，反不及你懂事？先把這些好穿的，好吃的受用了再說。」賀太太說着，便檢了一套夾衣換上，倒還稱身，祇是袖子嫌短了些兒；然後一本正經地對女兒說：「不是咱要來的，是端大人接我們來的。即使少禮，人家也未必見怪；再說，你那老子是個窮坯，端大人又不知道。——哦，你老子是不是不跟我們一塊兒住在這裏？」

這時，一個女僕進來傳話道：「大人和夫人吩咐：請賀太太和小姐入席。」

「什麼？」賀太太的臉都急紫了。「跟男人家一桌吃飯？」

「這是他們旗人的規矩，男女的界限看得很輕。你老人家又怕什麼，偌大的年紀，還害臊？爸爸一定也在坐，走吧，你別害主人家老候着。」

端府這一場夜宴，沒有外人。除了黃伯誠，貴客便是賀姓一家三口；其餘便是端大人和他的妻妾子女。賀瑞麟從未見到自己的太太穿過綾，着過緞，覺得她今夜比往常至少年輕了十歲，酒過三巡，



賀太太也不再性生了，但終歸脫不了鄉村氣，端府上下人等，看在賀老爺面子上，也沒有敢笑話她的。其實賀太太倒是典型的中原女性，心直口快，敦厚無邪。

飲宴到半酣時，瑞麟已經喝得面紅耳赤了。端夫人這時斟滿了一大碗酒，捧到賀瑞麟的面前，親自跪在地上勸飲。這是旗人的規矩，要是客人不把這碗酒飲盡了，主婦是要一直跪下去的。這可把賀太太嚇壞了，他在那裏喝一口，她在這裏打一陣顫。他喝完了，她已經是滿頭大汗。

「柳雯姊，對這滿席還吃得來吧？」柳雯鄰座的端倩芳端二小姐對她笑問着。

「很好！」賀柳雯道：「祇是用不慣『差非』（滿式調羹）和『麼樂』（滿式碗）。」

「那麼，拿『差不哈』（箸）來，」二小姐倩芳對侍立着的女僕望一眼，又撫弄着柳雯的手道，「姊姊，你會說滿洲話？真是了不起呀。」

「不過略識一些，今後還要請教。」

「好，你居然會說滿洲話，難得難得！」端方端起酒盅，招呼着柳雯，「大姑娘，我敬你一盃。」

「老世伯，」賀小姐馬上從座上立了起來，「我不敢當，應該是姪女敬你老人家——請原諒我量淺，隨便喝一點吧。」

衆人看到賀柳雯端着酒盅的一隻纖細小手，雪白粉嫩，莫不嘆羨。端方隨即舉盃對着賀太太邀飲。

「賢夫孀祇此一位掌上明珠？」端方笑問賀太太，賀柳雯深怕母親聽不懂這句話，趕緊搶着回答道：

「家嚴家慈祇生了我一人。」賀太太明白過來，先對丈夫含笑地瞪了一眼，接着在端方面前訴起苦來。

「大老爺，原是哩，我們三原有句土話，審察窮漢，莫嫁孩蛋。我二十二歲上嫁到賀家，賀瑞麟